



風水輪流轉 一切的陰霾都會逐漸好轉
祇要香火繼續燃燒

陳 煌 著

香 火 繼 續 燃 燒

香火繼續燃燒——詩文之美(37)

著作人：陳 煌
發行人：張綺珊
藝術顧問：李蕭銀
總監：林蔚穎
總策劃：心 岱
編務主任：呂月玉
編審：張榮森
美術編輯：陳正弦
發行所：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 司：台北市長沙街二段41號
電 話：(02)381-1669
研究室：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9號三樓
電 話：(02)522-4941・581-8806
印 刷：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78年元月出版

劃撥帳戶：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0788033-5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

總經銷：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
服務電話：(02)394-4854・393-8109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交換
著作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

定 價：新台幣 130 元

風水輪流轉 一切的陰霾都會逐漸好轉
祇要香火繼續燃燒

陳 煌 著

香 火 繼 續 燃 燒



自序

阿強

歲月，我們很難對它下一個定義。

也很難去歸納它，追索它。

它留下的祇是一些褪舊的痕跡，有人走在這些痕跡上而毫無知覺，但有人却是這些痕跡上的旅者。我，祇是有幸聽聞到這些痕跡上風雨吹送，而有幸做為一個記錄執筆的人而已。

這本書，是以故事散文寫成的。多少年以來，文學界對散文的定義，也衆說紛紜，至於「故事散文」是否會引起什麼爭議，我是不放在心上的。因為，我祇是以散文來記述一些故事罷了。

故事發生的時間，大抵在台灣光復前後。

故事的人物，皆是一些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故事的地點，則是一處小鎮。但隨著歲月的更易，所謂的小鎮，如

今也早已變成城市了。

故事的真實性，我難以估量，因為這些都是我童年聽來、目見的，而經過文學的處理後，畢竟它們皆可稱為作品，是故也必然是有點美的成份。但是，從這些故事中，不難從過去的歲月中找尋到某種懷念、可愛、親切的人性與痕跡。爲了害怕它們會從我的歲月裡消失，因此我記錄了下來，算是對歲月的一種留存。

然而，人事雖已逐漸凋零，但香火仍是繼續在人間燃燒。過去那種物質和精神較為缺乏的時代，我們畢竟是不可磨滅的，因爲我們將可能藉由過去的痕跡歲月中，獲得某些感情的依憑，或其他。

其實，這本書中大部分的人事都是我很熟悉的，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今日，我重讀這本書的剪報，還不免深陷於當時的那種光影情境中，一幕幕從眼前閃過，聲音是稀微，但却是真實的，我相信，對書中這小鎮有些許熟、些許認識的讀者，也許更能引發一些回想。

若對小鎮陌生的讀者，不妨將書中的故事當成我與您聊天回憶時，所說出口的話題來看待。



目錄

朱門滄桑	8
三輪車軼事	16
瞳孔歲月	26
魔術師	34
香火繼續燃燒	42
萬福仔的明天	50
馬戲生涯	58
木偶的告白	66
夜裡最深的一聲笛	74
女人的一生	82
天公燈	90
一盆火	98

月琴記	106
小人物	116
過去的秀才	124
天窗下	134
醬菜老頭	142
托鉢者	150
十姊妹	158
大屠小傳	166
沉默的廟公	174
山地的哀愁	182
光頭的守護	190

朱門滄桑

南台旅社，是小鎮裡最大的旅社。

陳老板，是小鎮裡最有錢的老板。

果真，往事舊昔容收放自如，像細線一端的風箏，也許可以在心境如曠野的時候，將遠了的記憶拉繫回來，仔細審視，而這是一種無主的悲哀，或是對歲月的補償？在人凝聚的有限經歷中，除了自身的備嚐苦甜之外，由身邊引發的一切有關無關的事件，皆在不經意中長期落塵般積於心地上。而回饋成繁複的情感和意識，在追溯下的記取裡，像路邊的野花，三三兩兩的永遠不停突現，或隱晦，或鮮明，不注意的時候，便開在整個生活圈子，有些，僅須在暗夜時，在某固定情況與時地裡，就可輕易抓取。有些，却無從無由地突兀鑽出所有的感覺。而這些都時來已久，甚至於，終究無法為這類事件理出怎樣脈絡可尋的情緒；然而它確實存在，酸的澀的，憂喜明晦，都沒聲沒息地藏眼中髮中嘴中心

中，甚而藏在一舉手一投足裡，有時，明明已經彷若完全遺忘了，但是多少年後的某日，竟赫然再度記起，一陣震愕也好，一陣心酸也好，所有緣起緣滅的事件亦都可為生命的痕跡，就像南台旅社陳老板的例子。

光復後的那幾年，誰不渴求一種寧靜的日子？誰不渴求把秧插下土而有稻穗？誰不渴求讓下一代開朗豐碩一些？小鎮的樣子，也祇是一些舊老的房子和一些錯雜石子路構圖而成，很簡陋很單調，充滿了劫後滄桑的景象。

當春天的陽光從東邊的天際緩緩移進四層樓高的窗口時，陳老板正靠在巍巍然的搖椅上，想他的心事。陳老板當然有他自己的心事，而且比別人的心事要多要繁重。所以，他不時皺結著眉，把嘴角壓出幾條輕微的唇紋，並時而喘著呼吸，有點像跳出魚缸外的一尾魚，因缺水，而奮力地掙扎著。陽光恣意把暖和的芒暈四處網下，鬚鬚仔躲在三輪車後的騎樓下，睡著了。林仔正把櫥窗裡的幾張照片換上拿下的，他需要一個像樣的佈置。一隻花貓，急速地躍動牠柔軟的身子，從屋頂的鐵皮

上跳到另一處瓦屋上，靜寂地隱身到花花的陽光裡去。陳老板自然不會注意窗外的一切。

金錢財富不僅是一種驕傲，而且是一種尊嚴，從某一方面說，金錢財富是萬能的，它製造了歡樂與罪惡，它讓人從卑賤變成高貴，也使人從自足變成缺失。陳老板擁有的是金錢財富，然而他的心事却非金錢財富可解決補償的。一塊窗格的陽光由地面緩緩移到他的腳部，然後伏在他身上，一起被搖椅搖動著。有些事，就如同這塊陽光，從此以後，影子就隨身而至。

因爲，他已衰弱了。

他能感覺到，將離他而去的除了金錢財富，還有老妻、細姨和兒女，以及別的。經過一場戰爭，他以一生之努力求得如是財勢聲譽，必然跟著死亡一起化塵，他有說不出一腔悲嘆。儘管，肥碩的魚，跳閃著鱗光在他的魚塢上；甜熟的果實，結在他廣袤的山上，然而他似乎一無所有了。死亡，自古以來，便以各種型式和代價，叫人類無從選擇的接

受著，並支配了生命在人生中的意識。

冬天掩過那古城頭時，小鎮路上的行人稀少了。

如果是在暗夜的十一、二月，那按摩盲婦又一路吹著斷續短笛現身在街頭那端時，誰都感覺到，又度過一年艱苦的日子了。要度過一年艱苦的日子，並不容易！有一天，陳老板一人俯視在窗邊時，他猛然驚見窗外暴露出磚石隙的牆壁，突兀兀的長出一叢叢小小的蔓草野花，巍巍顫而堅實抓住龐然高樓一隅。這種看似微弱，實是強韌的生命力使他手足無措。他有說不出理由的不安。

甚至，他也開始擔憂忡忡，如何去分配既有的財產給活下來的人，這點使他多承受一份心事。多少年來，他已慣於承受一切心事了，然則人一旦衰弱了，身軀上所帶給人的苦悶已叫人不堪負荷了。生之信念，是如此尊貴和嚴肅，人類曾以絕大部分的意念去努力維繫它；不過，當人類面臨最冷漠殘酷的死亡邊緣時，生存的信念使得瀕臨最大的考驗。終於，死亡是不容迴避地逼迫而來！人已經難以認同這種無比寧靜的

冷酷下場。有人也許會携走一點點歡樂的讚聲，有人也許會携走一點點無奈的悲慟，但不論怎樣的熱烈與平凡的死法，誰也沒法否定活的時候有過記得和遺忘的悲喜。人活的意志也許很薄弱，並未高不可攀，却是一直讓人作某種的宿命論的妥協。

環境加生活，盟機的轟炸加日本鬼的刺刀，全是一樁樁的惶恐心事，無不撞向他昔日年輕的心。當他和這片土地一起復甦過來之後，他比別人更幸運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國——從廢墟般的小鎮上矗立起第一座高高的旅社。他又娶了細姨，生下子女，買下土地和果園，的確風光顯赫。在那時候，擁有細姨和許多土地果園，是最富有的人，而陳老板他就是。

有一年，他終於悄悄然百年過世了。

終生的奔忙，往往給未來的成就累積更多的辛酸。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不勞而獲者之外，凡越竭力而有一番造就的人，相對的，其所經歷的辛酸也最多。這不是道理，這祇是一個原則。當陳老板過世之後，陳

家也像一株原本枝葉茂密的樹，一旦藉以生長的根部，現出不可挽回的枯敗，沒法再收集雨水，沒法再吸取陽光時，整株樹便逐次萎弱了。

小鎮因此事而傳開了。初是平靜的小鎮，人們各自爲生活而奮鬥忙碌，當早晨的灰鴿在南台旅社的上空盤旋第一圈，緊接著咕咕叫在薄涼的日頭中時，人們已開門把騎樓的一夜灰塵掃去了，並且在微霧裡擦亮自己的眼睛。而後，照相館的林仔看見鬚鬚仔用力踩著滿車的陽光，嘎啦啦地滑過馬路時，他感覺到自己並未起得太遲。等，一直等到不知誰爆出第一聲聽來有些刺耳的嗆咳之時，小鎮終於乍然間就生動了。浩劫之後，人們在漸層的追求中，爲整體的精神和工作，尋索再生的途徑。在深具悲劇性時代輪轍下生存過來的人，顯然已用樂觀的態度爲自己再創造，一株活在城市裡的龍眼樹，縱使長不出花果，但却在土地上生出綠色的葉子，這件事陳老板生前也親眼看過，他雖想不通這株龍眼樹結不出龍眼的原因，但他確曾想過。隨後而至的一連串對生活全心全力經營——生活，這兩字畢竟叫人感嘆和生慄——使他處在幾近孤立狀

態的生活中。想必他心中也有許多憂鬱與傷逝吧！然而誰了解？一個擁具一切的富人，有誰真正了解他內心的感覺？等，再等到子女長大，而妻姨皆老，他已萎矣，陳家的聲勢則在各種事實的衝擊下衰退了。子女未能繼起，妻姨沒法撐持，再是社會的變遷，一個典型的朱門滄桑即告興落於無形。

首先，空殼般的旅社生意，致使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負債背於每個陳家的人身上。陳家把土地和果園抵押，還不夠償還，他們感到真正的恐慌了。爲什麼會出現如此悲慘的場面呢？原來陳老板生前即負債於別人，一旦過身，不復往日的興旺，別人就對不善於經營的陳家要求償債，陳家有人勉強爭個教職，以微薄的金錢支持家計；有人則吃齋念佛，不問家務事；有人則仍太幼小懵懂。可以想見，陳家已陷於最慘淡的時期。旅社的房間空很久了，傭人也辭去了，牆壁逐漸地顯出裂紋，一切的輝煌已成煙雲。

最後，祇剩下南台旅社了。

如果不拍賣南台旅社的所有權益，勢必沒法償還債款。但如果拍賣最後的南台旅社，陳家就連立足之地也沒有了。然而，不爭的事實却如日出一樣，必然照在屋頂上，陳家必然要面對又一次無比顛覆的不平。

小鎮傳出陳老板的噩訊，多少年後也傳出了拍賣南台旅社的事件，小鎮的人們也有時聚在一塊聊談著。祇不過，這個朱門滄桑勢必也宛似人們聊談之後而散開一般，會慢慢地淡淡地從人們的心中褪失掉，再也無人問起。